

醫魂——別醫魂——別成為訓練有素的狗

文 / 施筱梅

在進入正文之前，容我先講個故事給諸位聽聽。約莫在 2004 年，遠在大海另一頭的羅馬尼亞，發生了一件離奇的醫療糾紛。這個以吸血鬼發源地聞名的國家，還有什麼可以比吸血鬼聳動？相信我，如果您是當事人，或許寧可被德古拉咬了，也不願被一個醫師切了——被一個醫師無緣無故地切斷了他的生殖器官。

上述的當事人在悲劇發生時不過 34 歲，正值壯年，為了一點小問題進行睪丸矯正手術，怎知那個經驗豐富的醫師會讓他一覺醒來就沒了陰莖。這個官司纏訟許久，說法一變再變，有人說手術過程中醫師誤傷患者的尿道、一氣之下竟然切下患者的陰莖洩憤，又一說醫師是在手術時中風、醫療團隊已盡可能在第一時間搶救患者的生殖器。無論真相究竟是什麼，醫師為此付出 50 萬歐元的代價是真的，患者幾乎不能再人道的結果也是真的。

我想大部分人的看完前面的文字，都會有種「很扯」的同感，不過當我看了許爾文·努蘭的《醫魂》後，才驚覺歷史其實總是會重演。〈麻醉科醫生的故事〉一則中，一個平常沉著穩重的外科醫生，有一天突然失常，而且差點殺了他在手術台上的病人——這故事背景在 1985 年，遠早於 2004 年。和努蘭分享這則故事的麻醉科醫生相當自責，雖然她不是那個操刀的人，然而她知道，原本可以阻止的沒有被阻止。如果當時在場的每個人，對於外科醫生明顯的不正常精神狀態出過一點聲音，那麼故事的結局就要大大改寫了。努蘭為此評注：「指揮者究竟該是外科醫生、內科醫生、病患本身的諮詢醫生還是麻醉醫生？到底誰才能做最終的決定？那時，我們在爭的是權威的歸屬。然而就病患的福祉而言，責任才更重要，而這個責任歸屬於每個自稱為醫者的人。」

現在，我們再倒回來看看本書的第一個故事〈外科醫生的故事〉。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，首度遇到胸腔被糞便填滿的怪病，自以為「沒有什麼例子可以和這稍微沾上邊」，結果他的老師父笑笑對他說：「我猜，你以為自己是唯一見過這種事的外科醫生。」事實上，早在 16 世紀的《昂布瓦斯·帕雷作品集》中，就有類似的記載。帕雷的書在 1634 年即有初版英譯本，理所當然地，努蘭擁有這本古書。他之所以會擁有，是因為過去的每一個主人，會將書傳承給下一個值得擁有的人。

說到這裡，想必讀者已經發現我在努力表達的重點了：因為歷史會重演，所以你更需要去做一個有能力阻止歷史重演的人。醫療是個纖細的職業，它牽扯到的範圍絕對不只技術層面，如果缺少關懷的精神，未來還會有更多病患在醫療行為中受到傷害。愛因斯坦曾說：「讓學生獲得對各種價值的理解和感受是很重要的，他必須能真切地感受到美麗與道德的良善，否則他的專業知識只是使他更像一隻受過良好訓練的狗，而不是一個和諧發展的人。」這就是醫學人文存在的價值，它告訴我們前人走過的路，提醒我們不要犯了相同的錯誤，且更有同理心來改變醫病關係。那間羅馬尼亞的醫院，如果有任何一個在場人員早聽過〈麻醉科醫生的故事〉，並及時發現醫師的不對勁，也許可憐的年輕人根本不必重建他的生殖器。可惜這個故事 2009 年才出版，我們無法逆轉時空，只能在未來努力。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帕雷和愛因斯坦，好在我們還有努蘭，因為他有帕雷的醫、愛因斯坦的魂。